



忻州日报



忻州在线

网址: <http://www.xzrbw.com>

电子邮箱: xinzhouwanbao@126.com

中共忻州市委主管主办

中华长城第一堡——老营

□ 卢银柱



老营今貌 郝建华 摄

历史名城

出偏关城南门,沿关河北岸东行,沿途可观赏响水村关河段的蛤蟆石景观,还能见到明代驿站腰铺遗迹,随后阳坡店北梁上的明代韩家坪堡便映入眼帘。继续东行,抵达八柳树村南,除了领略关河沿岸错落分布的村庄与堡寨风光,北面小山平台上的八柳树戍堡也格外引人注目。紧接着经曲家湾、黄家营、方城、岩头寺,便至明代兵营小营堡,隔关河向南望去,林家坪堡的轮廓清晰可见。继续前行不久,老营城便近在眼前。西门上方“威望关河”的题字赫然在目,门前开阔平原为明代校军场,西北侧不远处矗立着新修复的点将台。

顺公路绕行至老营城北城墙后侧,能够看到虽然墙外层砖石已剥落殆尽,但裸露的夯土层纹理分明,尽显历经沧桑的雄浑风骨。抬头北望山梁,四座间隔均匀的烽燧敌楼依次排开,默默守护着这座古城。东侧源自北山岭的内长城与老营城东墙平行向南延伸,至关河处飞跨而过,直奔南山而去。行至南城门外洞东侧,一座小型帮城的遗迹轮廓清晰可辨,更添城防体系之宏大。

老营城坐落于群山环抱的关河盆地之中,是一座规制严整的长方形营堡,东西长约一里,南北阔半里多,周长约五里,墙体高厚坚固,尽显“金城汤池”的雄关气势。老营主城的始建与明代“土木之变”直接相关。明正统年间,太原镇总兵杜忠奉命主持筑城,初建时为夯土结构,设守备官统兵戍守。“土木之变”发生后,朝野震动,朝廷下令在北方边地广筑营

堡、增兵设防,老营堡的修建正是这一防御战略的重要体现。

老营堡地处太原镇偏头关与大同镇平虏卫的交界地带,战略地位非常重要。若游牧民族骑兵突破大同塞北防线,便可从北部平坦地带南下,劫掠朔州、神池、宁武、忻州等地,直逼太原;同时还可向东袭扰平鲁、向西进犯偏头关。于是,作为偏头关东部防御的前沿阵地,老营堡建在狭窄的关口之地,由驻偏头关的太原镇总兵管辖,成化年间后,又增兵备道及山西巡抚统筹节制,最终发展为与偏头关比肩的边地军事重镇。

自明正统年间总兵杜忠始建后,驻防偏关的文武官员又纷纷进行接力扩修,老营堡逐步扩建为老营城,成为仅次于偏头关城的边地要城。明代称“营”的区域,特指驻军规模较大的核心营区。据史载,彼时老营堡与偏头关常并称“偏老”,二者齐名且规制相近,均为太原镇总兵、山西巡抚直接管辖的核心军事营城。据《明实录》载,正德年间,明武宗朱厚照西巡,出京经大同南下,自平鲁境折西,抵达老营堡驻蹕,随后前往偏关城驻蹕,前后共在“偏老”地区驻蹕十余天,足见老营在边地的重要地位。清雍正年间偏关设县后,老营城恢复“老营堡”旧称,隶属偏关县管辖。

老营城作为守护内、外长城的军事营城,可谓明代“外三关”长城防御体系中的核心关隘,在中国长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其建筑规制融合长城防御与营堡驻兵功能,在同类军事设施中独具特色,集中体现了明代边地营城“多重防护、攻防一体”的建

造理念。

老营城首次大规模修缮是在明嘉靖年间,当时朝廷派山西巡抚韩邦奇统筹,地方兵备副使贾启、游击将军祝雄督工,征调三关戍卒及民壮伐木采石、烧砖制瓦,在原建基础上进一步向东、南两面扩展,使营堡周长从初始的二里拓展至五里。此次修缮还将最初的夯土城墙通体包砌条石,创造了石墙建造史上的奇迹。同时增建营房一千余间,城垣上设敌台六座,东西西门均筑瓮城,城门之上修建砖木结构箭楼,整体形成气势宏伟的军事防御格局。这项集拓建、包石、增建于一体的浩大工程,仅用半年便告竣工。

八载过后,山西巡抚曾铣主持修筑丫角山至老营南界的内长城。这段长城途经老营时,在城东一里处与关河三环洞桥的二层望楼衔接,形成“过桥长城”的独特形制,随后向南依山势延伸,与宁武关长城连为一体。老营关河三环洞大桥的重楼隘口,史称“偏头关东关河隘”,据《偏关县志》记载,其建筑规模与西界关河隘口桥楼相当,共同构成守护营城的水上防线。

(下转第三版)



忻州历史名镇